



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

红色故事入心 英雄精神传薪

上海市民文化节“永远跟党走”演讲大赛作品获200余万点赞

每一个故事，都是一段红色记忆；每一位英雄，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由上海市民文化节组委会、上海市委宣传部指

导，上海市群众艺术馆、中福会少年宫、各区共同主办的2021年“永远跟党走”市民红色故事演讲大赛3月—7月在全市召开，通过红色故事大赛、“红色声

浪”情景讲述展评、社区红色故事汇等活动，引导人们传承红色基因。大赛引起热烈反响，征集到作品近2800件，作品点赞量达到212.4万。

一句遗言成精神财富

1949年5月19日，在上海闸北宋公园一阵乱枪声中，16位地下党员倒在了血泊里。这其中，有一对革命伉俪陈尔晋和王曼霞，他们因策反国民党守军被叛徒出卖而遭逮捕枪杀，留下了7个年幼的孩子。陈冠宁是他们最小的孩子，父母牺牲时，陈冠宁还未满周岁。

时间转瞬而过，如今陈冠宁已是迟暮老人。这次，他受邀参赛，在

演讲台上以《他们倒在了共和国的门槛上》为题，讲述了父母为上海解放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。“我的父母是为了党的伟大事业牺牲的，他们留给我的只有一句话：‘党就是你的亲人，永远跟党走，走到共产主义’，这句话让我终身受用，是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”

陈冠宁告诉记者，小时候顽皮，他曾和小伙伴闹矛盾，对方说：“不要和没父母教养的野孩子玩。”这句话让陈冠宁大受打击，哭着跑回家问奶

奶：“为什么别人都有父母？我的爸爸妈妈去哪里了？”奶奶沉默不语，带他来到陈尔晋、王曼霞烈士墓前，流着泪说：“孩子，这就是你日夜思念的父母，他们为了祖国的解放光荣牺牲了，你不是野孩子，应该为有这样的父母感到骄傲。”听了这番话，陈冠宁扑倒在墓碑前痛哭。此后便暗下决心要自强自立，绝不给父母丢脸。

16岁时，陈冠宁选择入伍参军，一待就是16年。后来，他在异国他乡开饭店，遭遇歹徒，身中3枪。2000

年，陈冠宁经过艰苦努力，成为上市公司福建三农集团的副总裁、总经理。如今，退休在家的他也没闲着，又担任上海红星书画院院长。陈冠宁说，自己这一生走过的沟沟坎坎不算少，每次他都搏斗奋斗，从不屈服。

“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父母，无形中有一股力量支撑着我。所以我也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，希望能激励更多人。”陈冠宁认为，如今的社会物质丰富，但仍需要奉献、拼搏的精神。

一首红歌让她来上海

李雅因是杨浦区文化馆的一名工作人员，这次比赛中，她讲述了一首红歌连接两座城市的往事，获评“优秀红色故事传承人”称号。

“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；母亲只生了我的身，党的光辉照我心……”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是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的成名曲。歌词节录于《雷锋日记》，作曲家朱

践耳根据诗的前两段谱写成民歌风味的独唱曲。作品诞生之初，词作者一直被记为“新民歌词”。实际上，词作者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技术员姚筱舟。1958年，他以“蕉萍”为笔名写作3首小诗并投稿至《陕西文艺》，诗作很快被刊发在《诗传单》专栏内，后被编入《新民歌三百首》一书中，其中就有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在歌曲到处传唱时，姚筱舟始终默默无闻。彼时朱践耳一

直想解素未谋面的“蕉萍”是谁，直至1963年秋，通过多番寻觅才找到姚筱舟，从此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正式注明了词作者。

李雅因就出生在陕西省铜川市，从小听着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长大，后来听到父亲讲起姚筱舟的故事，深受感动。在这首歌的影响下，她也来到了上海。这次参加比赛寻找题目时，李雅因第一时间就想起了老乡姚筱舟，便决定讲一讲“一首

歌，两座城，三代人”的故事。

李雅因专门找来当年家乡电视台采访姚筱舟的视频，边看边做笔记。成稿后，每天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演讲。李雅因告诉记者，有一天，孩子的幼儿园老师告诉她，不到四岁的儿子在全班同学面前唱起了这首歌。“我没教过他，可能听我在家练习时就学会了。这件事也让我感慨，讲述红色故事，也无形中在年轻人心中种下一颗种子。”李雅因说。

为常年频繁往返于西藏和上海，身体很不好。医生劝他要戒掉两个东西——酒和高原。钟扬说：“戒酒可以，但高原我不能不去。”

这种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让李梦园备受鼓舞，她说：“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和平年代，不需要像百年前的革命烈士那样抛头颅洒热血。做好自己的分内事，好好工作，发挥最大的价值，也是为社会做贡献。” 本报记者 杨欢

一颗种子促接力追梦

李梦园是位90后姑娘，在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（龙华烈士纪念馆）担任讲解员。她的本职工作就是讲述红色故事，每当声情并茂地向别人介绍赵世炎、陈延年、陈乔年等先烈的英勇事迹，听者总是心生感慨、备受感动。这次参加演讲比赛，李梦园并没有“捡现成的”，讲述自己平常讲解稿里的内容，而是选择

了“种子先生”——著名植物学家、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、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的事迹，重新写稿，演讲《播种未来的追梦人》。

2017年9月，钟扬在工作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，时年53岁。钟扬先后被追授“时代楷模”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等称号。从教30余年，援藏16年，他带领团队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种子，帮助西藏大学建成一支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植物学研究

团队。青藏高原有超过2000多种特有植物，然而，在全世界最大的种质资源库中，长期没有我国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。2001年，钟扬只身前往青藏高原，寻访植物标本，探寻生物进化轨迹。此后10余年，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，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，都留下了他的身影。

李梦园第一次听说钟扬的故事，是和一名来自西藏的同事聊天。她印象深刻的细节是，钟扬因

为常年频繁往返于西藏和上海，身体很不好。医生劝他要戒掉两个东西——酒和高原。钟扬说：“戒酒可以，但高原我不能不去。”

这种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让李梦园备受鼓舞，她说：“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和平年代，不需要像百年前的革命烈士那样抛头颅洒热血。做好自己的分内事，好好工作，发挥最大的价值，也是为社会做贡献。” 本报记者 杨欢



■ 陈冠宁



■ 李雅因



■ 李梦园

《上海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(2021-2025年)》发布

2025年人均绿地超9.5平方米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上海建设用地总规模不超过3185平方公里，耕地保有量为202万亩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150万亩，深化推进土地高质量利用。昨日，市规划资源局发布《上海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（2021-2025年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规划》”），是《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7-2035年）》获国务院批复后的首轮国土空间近期规划。

《规划》立足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和上海大都市圈协同建设的视角，优化上海城市空间，强化国土生态安全底线，统筹生态、农业、城镇三大空间，加快形成“中心辐射、两翼齐飞、新城发力、南北转型”的市域空间新格局，以高质量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保障近期任务目标落实。

新城向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目标发力加快，嘉定、青浦、松江、奉贤、南汇五个新城按照“产城融合、功能完备、职住平衡、生

态宜居、交通便利、治理高效”的要求推进规划建设，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，大幅提升经济活力和能级，建设独立完善的综合交通系统，创造优良的人居环境，提高公共服务能级和水平，建设智慧安全的基础设施体系。

东西两翼国家战略承载区的高质量建设推进，以临港新片区和张江科学城为核心，加快浦东开放创新板块功能建设；以虹桥商务区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核心，加强西部开放绿色板块功能协同。

南北两侧金山、宝山地区转型升级推动，推动金山地区成为“上海制造”重要承载区和科技成果转化区，宝山地区要搭建起上海北部科创中心主阵地的基本框架。

围绕任务目标要求，《规划》强化重点专项支撑。

完善综合交通，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。打造联通全球的网

互联互通新突破，建设市域多模式轨道网络新格局。到2025年，对10万人以上新市镇轨道交通站点的覆盖率达到85%；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达到35%。

锚固生态网络，持续提升生态环境品质。到2025年，基本形成“通江达海”的生态空间格局，推进主城区和新城环城生态公园带建设，实施“千座公园”计划。森林覆盖率不低于19.5%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.5平方米以上。

优化住房和公共服务供给，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品质。实现住房布局 and 结构双调整，健全可负担的住房供应体系；优化完善公共服务空间布局，全面推进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。规划指标显示，新增住房中，政府、机构和企业持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不低于20%；中小套型住房占总套数的比例不低于70%。

本报记者 杨玉红

终点亦是起点

李一能



新民随笔

昨天零时，为配合旧改，顺昌路市场正式关闭。每次早晨从这里开车路过，总会被买菜阿姨堵成龟速，喇叭又不能按，恨不得开窗拍门。昨天上午再经过，小菜场关了，阿姨爷叔们不来了，马路不堵了，但心里总感觉怪怪的，就和这条路一样，空荡荡的少了些什么。

我不是顺昌路土著，但搬来也有20年。我觉得，这是一条非常“上海”的马路，每次有朋友从远方来，带他们去过外滩，接着就会去看看顺昌路，告诉他们如果外滩是上海的“客厅”，这些老城厢就是上海的“卧室”，虽然不一定高大上，甚至有些脏乱，但处处都是岁月的积淀，和生活的味道。

要说顺昌路最独特的气质，是差异和跳脱。边上就是繁华的新天地，对面是上海最贵的楼盘之一，而一路之隔，就是这条老马路，中间没有任何过渡，一边是豪宅商圈，一边是穿着背心拖鞋的买菜爷叔，但又不觉得这画面违和，两种生活状态完美交融在一起，

有一种不太真实的魔幻感。

一直觉得，这片被闹市包围的老城厢，以及这里生活的人们，有一种特殊的淡定。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，周边飞速的变迁仿佛与他们无关，几十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。还有许多在上海已经消失的事物，在这里也依然可以找到。

比如每一个弄堂口，都有一个小铺子，修理铺、早点摊、裁缝铺，掌柜们岁数都很大了。我见过一个老裁缝都80多岁了，在疫情前还是几乎每天出摊。问他为什么不退休？他说从年轻时就在这里摆摊，那时候很赚钱，但现在只能说聊胜于无，因为习惯了这种生活状态，也舍不得街坊邻居。所以与其说这是在做生意，还不如说这是他们养老的方式。

兜兜转转20年，都不能说自己完全了解顺昌路。看着旧改中的顺昌路，想想这些老房子在百年前也是新楼盘，总有一天，这里即将出现的新社区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，孕育出新的生活与传说。这么想想，我有些释然了，终点亦是起点，期待和顺昌路再次见面时，它会有另一番精彩。